

# 符 虎

著 若 沫 郭

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 
行 發 總 司 公 資 投 化 文 國 中

集文若沫

# 符虎

冊六第輯一第

社版出益華

1946







# 虎符



2 (8001-10000) 羣 (1004)

## 緣起

事情也太湊巧：正月二日我開始寫「屈原」，於十一日完成；二月二日我又開始寫「虎符」，又于十一日完成了。同是五幕的史劇，時代也相差不遠。

「虎符」是把信陵君救趙盜竊虎符的故事拿來做題材的。這故事本身相當有趣，見司馬遷的「信陵君列傳」，爲讀者參考的便利，我把它摘錄在下邊。

「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少子，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。……封爲信陵君。」

「魏安釐王二十年（西紀前二五七年），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，又進兵圍邯鄲。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數遺魏王及公子書，請救於魏。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『吾攻趙，旦暮且下，而諸侯敢救者，已拔趙，必移兵先擊之。』魏王恐，使人止晉鄙，留軍壁鄴，名爲救趙，實持兩端以

觀望。

「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。……公子患之，數請魏王，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。○魏王畏秦，終不聽公子。」

「公子自度終不得之於王，計不獨生而令趙亡，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，欲以客赴秦軍，與趙俱死。行過夷門，見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，辭決而行。侯生曰：『公子勉之矣。老臣不能從。』」

「公子行數里，心不快。曰：『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，天下莫不聞。今吾且死，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，我豈有所失哉？』復引車還，問侯生。侯生笑曰：『臣固知公子之還也。公子喜士，名聞天下，今有難，無他端而欲赴秦軍。譬若以肉投餒虎，何功之有哉？而安事客？然公子遇臣厚，公子往而臣不送，以是知公子恨之，復返也。』」

「公子再拜，因問。侯生乃屏人間語曰：『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，而如

姬最幸出入王臥內，力能竊之。竊聞如姬父爲人所殺，如姬資之三年。自王以下欲求報其仇莫能得。如姬爲公子泣。公子使客斬其仇頭，敬進如姬，如姬之欲爲公子死，無所辭，顧未有路耳。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，如姬必許諾，則得虎符，奪晉鄙軍，北救趙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伐也。」

「公子從其計，請如姬。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。公子行，侯生曰：『將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，以便國家。公子即合符，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，事必危矣。』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。此人力士。晉鄙聽，大善；不聽，可使擊之。」於是公子泣。侯生曰：『公子畏死耶？何泣也？』公子曰：『晉鄙嚙暗宿將，往恐不聽，必當殺之，是以泣耳。豈畏死哉？』

「於是公子請朱亥。朱亥笑曰：『臣乃市井鼓刀屠者，而公子親數存之，所以不報謝者，以爲小禮無所用。今公子有急，此乃臣效命之秋也。』遂與公子俱。公子過謝侯生。侯生曰：『臣宜從，老不能。請數公子行日，以至晉鄙軍之日，北向

自刎，以送公子。」

「公子遂行，至鄆，矯魏王令代晉鄙。晉鄙合符，疑之，舉手視公干曰：『今吾擁十萬之衆，屯於境上，國之重任。今單車來代之，何如哉？』欲無聽，朱亥袖四十斤鐵椎，椎殺晉鄙。」

「公子遂將晉鄙軍，勒兵，下令軍中曰：『父子俱在軍中，父歸。兄弟俱在軍中，兄歸，獨子無兄弟，歸喪。』得選兵八萬人，進兵擊秦軍。秦軍辟去，遂救邯鄲，存趙。」

以上便是故事的梗概，司馬遷也是用了力量在寫，但不用說還是很簡單。不過就在這簡單的敘述中，司馬遷替我們留傳了一位值得讚美的女性——如姬。凡是有歷史常識的人，提到信陵君，沒有不知道如姬的。

我想把故事寫成劇本，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，但因為如姬的事跡太簡略，沒有本領賦以與血肉生命，因而也就不敢動手。現在我又提起了與會竟公然把它寫出

來了，這不用說是目前的戲劇運動的活躍促進了我，但事實上也是我書案上擺着的一個虎符，不聲不響的在催促我。

虎符這種東西，沒有點古器物學的常識的人是不能想像的。那不是後來的所謂安胎靈符之類在紙上畫了一個老虎，而是一種伏虎形的青銅器，不大，只有四寸來往長。戰國及秦漢就靠着這種東西調兵遣將。照例是對剖爲二，剖面有「鉤合」，腹部中空。背上有文，有的是把文字也對剖爲二，有的分書在兩邊，大抵是錯金書。所謂錯金書者是說把字刻成之後，另外灌以別種金屬，再打磨平滑，文與質異色，是異常的鮮明。留存於世的，以半邊爲多，因爲是分開使用，一半在朝內，一半在朝外，自然很難得有兩半都留存了下來。兩半都留存了下來，我去年九十月的時候便得到一個。

我所得的虎符，是由一位轎夫手裏花了十塊錢買來的。據說是由轟炸後的廢墟中掏檢出來的東西，以前不知道是甚麼人的蒐藏品。長約四寸，背上有十個錯金書



分寫兩邊，一邊五個，全文是「右須軍衙干道車×第五」。車下的一個字不知是問還是衙，車下一個字連筆劃都弄不清。字體是漢隸，大約是漢初的東西，因為沒有書籍，我還沒有工夫來考證。但或許也怕是假的，因為兩邊完全整整地配合着，實在也是少有的事體。但不問它是真是假，我是很喜歡它的，它很重實，而且也古氣盎然，我把它當成文具在使用。

但是就是這個銅老虎事實上做了我這篇「虎符」的催生符。我在這樣想，將來這「虎符」要搬上舞台上演的時候，它的半邊是還須得去串演一番腳色的。古書上的所謂「合符」就是拿一半邊去和另一半邊相合。普通是左半邊在朝外，右半邊在朝內，因此我們可以知道，信陵君和如姬所偷的虎符只是右邊的半邊，左邊的是在晉鄙手裏。

爲了要寫「虎符」我把史記和戰國策（我手中現在可據的只有這兩種書）翻來復去的考查了好幾天。首先是要定信陵兵救趙的時期，我在劇中把它規定成爲了八

月中旬，這是有相當根據，但要聲明：不一定確確實實定如此。在這兒，我把史記「秦本紀」和「白起傳」的兩項資料寫在下邊：

「四十七年（秦昭王）武安君（白起）擊大破趙于長平，四十餘萬盡殺之。」

四十八年……正月兵罷。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。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，陵戰不善，免。王齕代將。……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，爲士伍，遷陰密，

……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。齕攻邯鄲不拔，去還，奔汾軍……」（秦本紀）

「（四十八年）正月皆罷兵。……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陵攻趙邯鄲……

……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，秦益發兵佐陵，陵兵亡五校。——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，楚使春申君，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，秦軍多死亡。——免武安君

爲士伍，遷之陰密。武安君病，未能行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，急，秦軍數却。……

……武安君之死也，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。」（白起傳）

這第二項末尾的「十一月」應該是十二月的錯誤，史記的文字凡是敘述都每每

錯誤，即如救趙一事，在春申君傳和廉頗傳，連年代都不合，這里主要是根據秦國的資料和年表。「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」，接着就是楚魏的救兵攻秦，那嗎信陵君在八月中下旬出兵是可能的。爲舞台效果計，我把它定成了中秋前後，這不用說是我發揮了創作上的自由。

其次是人物。關於信陵君，侯贏和朱亥，如姬，魏安釐王的資料是根據信陵君列傳。魏世家裏面有一長篇信陵君諫魏王聯秦攻韓的書，充分的發揮了他的反秦合縱的主張，在本劇中曾多少有些利用。這篇文章，在戰國策是作爲朱己諫魏王，朱己與無忌是一音之轉，司馬遷作爲無忌大約是可靠的。

如姬的事情實在太簡略，她的父親不知道是誰，殺她父親的人也不知道是誰，我爲方便計，把她父親定名爲師昭，這是並沒有根據的。只是因爲在劇中要讓如姬彈彈琴，那最好是把她作爲琴師的女。又因爲莊子齊物論篇裏面有「昭文鼓琴……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」的話，與管的師曠和魏的惠施並列，因此我認爲

大約昭文也是魏人（楚國本有昭姓，但楚人亦可北遷于魏），故此杜撰地安了一個師昭。

關於如姬父之死也很有問題，為什麼同在魏國，自國王以下找了三年都沒有找到的仇人信陵君一下子便把她找着了？這使人很難得索解，我在這兒實在也費了不少的思索，結果是使用催眠術，把唐雎老人拉了出來。唐雎老人九十餘歲，曾爲魏國出使過秦國，戰國策作唐且。這唐且又是跟着信陵君到了趙國的食客，在邯鄲解圍之後曾勸信陵君謙抑，勿受趙王的賞賜。在史記也有這一段文章但只作爲「客」，沒有指名爲唐雎，大約司馬遷以爲他年紀太老了，不會再跟着跑的原故吧。又蘇澤列傳裏面有一位會看相的唐舉，注家以爲即荀子非相篇的「梁有唐且」，照年代說來是相同的，而同是魏人，因此我斷定唐雎，唐且，唐舉，唐莒，只是一個人，睢且舉莒是一音之轉。能够看相，又有那麼大的年紀，大約是有點道行的人，因此我就讓他懂了催眠術，而且把他搬上了舞台。

如姬在竊符以後的事情是怎樣，史記沒有說到。我在本劇中把她寫成了一個悲劇的結束，這是不會有什麼牽強的。侯嬴在定計的時候已經就說明了：「如姬欲爲公子死，無所辭」，而她所犯的情形，實在是該受死罪的，如姬是死了，斷無可疑，只是不知她是怎樣死法罷了。

如姬這個人物我最是同情的。她的父親被人殺了，她蓄着報仇的志向三年，終于不惜向信陵君哭泣，請求援助，足見得她是篤於天倫的人。她分明知道魏安釐王嫉妒她的異母弟寬厚愛人的信陵君，而她偏偏要甘冒死罪，爲他盜竊虎符，這怕是不能由純粹的報恩感德來說明的。我相信他們應該還有一種思想上的共鳴，便是她也贊成信陵君的合縱抗秦的主張的。本劇是把她寫成了那樣的人物。她又是最幸愛的寵姬，他一定年青貌美。這樣的人對於人人所敬愛的信陵君，不會說沒有情愫。但在故事裏却絲毫喚不出這樣的氣息，足見得他們很能以禮自閑，我在劇中也就寫成了這樣。而且不惜加油加醬，在魏王的對於信陵君的嫉妒裏面，加添了一層

醋意。這也是想當然的事體。就單爲增加戲劇的成分上，我想也應該是可以得到允許的。

魏安釐王是不是如像我劇中所寫的那樣的暴君，古書上本沒有充分的記載，不過實在是值得討厭的人，似乎是很自私自利而又沒有多大本領的傢伙。這種性格的人一有了權勢，是很有可能發揮他的暴虐性的，他對於信陵君嫉妒，怕他篡奪王位，是有書可憑。在信陵君救趙以後，不怕是打了勝仗，而他對於他這位異母弟的處分一定也相當苛刻。我們看到信陵君留在趙國，一直過了十年的亡命生活都不肯回去，也就知道。而在十年之後，魏國受秦國的壓迫日急一日，魏王逼得沒法，派人去請信陵君回國的時候，他都還在「恐其怒之，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」，害怕得那樣厲害，戒備得那樣決絕，不正說明着史書上還遺漏了一段很大的痛史嗎？信陵君回國之後，二次受讒，竟不得不以醇酒婦女以自戕賊，這也與其說是由於信陵君的悲觀，失望而至於消極，倒寧可說是由於魏王的猜忌，殘忍，而使他



不得不韜光隱晦的吧。我根據這些推測，便把魏主寫成了一個暴戾者，而生出了劇中所有的各種場面，我相信並不會是怎樣地誣壞了這位國王。

在當時和信陵君的政治主張立在反對地位的，在魏國一定大有人在。主張聯秦的有段干崇（見魏世家及戰國策）與辛垣衍（魯仲連傳與戰國策），這是書上有根據的。我把須賈也寫成了這樣的人，卻是想當然的事。不過這幾位人，我都沒有讓他們上舞台。

在書上沒有根據的人，我造出了好幾位，便是信陵君的母親魏太妃和侯生的女與朱亥的女。

信陵君的母親我寫得相當用力，我是想把她寫成爲當時的一個賢母。而在感情與智理方面與信陵君如姬等却多少有些時代的差別。像信陵君那樣的人應該是一位好的母親的。我要造出這樣一位母親的動機，是由於看了奧斯托洛夫斯基的「大雷雨」之後，感覺着寫那樣橫暴的母親，不甚合於我們東方人的口味。有一天周恩

來先生在我家裏談到這件事體。他說我們東方人是讚美母親的，何不從歷史中選一位賢母來寫成劇本？我受了他這個慫恿，也曾經考慮了一下，便率性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。但要寫母愛，在兒女小的時候容易表現，如推乾就濕，晝狄和丸之類，都是兒女小時的事，兒女大了，時代生出了懸隔，思想情緒都有了距離，便頗難寫好。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的賢母，在兒女成人之後的嘉言懿行，也很少見。我這位信陵君的母親，在對如姬的態度上，我覺得寫的相當好，但那嚴格的說來，已不屬於母愛的範疇了。

侯生女我把她寫成向善走的後一代，朱亥女我把她寫成向惡走的後一代，我只是以家庭教育有的無為標準。侯生是有思想教育的人，應該有一個相當有教養的女。朱亥是一位屠戶，他的女兒為宰殺的環境所濡染，有可能是不會好的。本來這兩位女子，在我開首寫出時，只是想用她們來點綴點綴場面的兩個侍女，但由於戲劇發展的必然性，一個人被拉上了場之後，總要讓他有些發展，有些交代，便自然地

在寫作過程中把她們寫成那樣去了。我覺得還寫得不壞，雖然仍舊不免是點綴品，但是是相當發揮了效用的點綴品，不是徒然虛設的。

我把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夫人拉出了場而且還帶女兵，這在一般讀者恐怕會出乎意外，特別是女兵，會以為我是完全把現代的事實搬進了古代去的。不忙，朋友，關於女兵，却是有根據的啦。平原君傳裏面有傳舍吏于李談（史記作同，因避父諱而改）的插話。李談說平原君：「邯鄲之民，炊骨易子而食，可謂急矣。……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，分功而作，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，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。」平原君便聽從了他。又戰國策中山策內載白起語：「平原君之屬，皆令妾妻補縫於行伍之間，臣人一心，上下同力。」據此可知趙國當時確是有女兵的。因爲有女兵，我便想到平原君夫人也有親回魏國求救的可能。平原君自己都會向楚國去求援，也有充分的可能派他的夫人回娘家來求救。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君大概也是同母，書上雖然沒有明文，但由史記屢稱「公子姊」而不言魏王姊或妹，可以推